

羅馬尼亞革命的背景和展望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 (Republica Socialistă România) 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爆發了舉世矚目的流血革命，在位掌權長達二十四載的齊奧塞斯庫 (Nicolae Ceaușescu) 政權，儘管控制森嚴，却難逃被推翻的命運。一九六五年三月，齊奧塞斯庫接任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之後，在對外關係方面，採獨立自主政策，不聽從莫斯科的指揮，西方國家基於戰略利益的考慮，曾多方拉攏，如給予最惠國待遇。當中蘇共陷入意識形態鬭爭之時，布加勒斯特 (Bukarest) 則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因此，齊奧塞斯庫一度在國際社會享有「獨行俠」的美譽。不過，齊氏在內政方針上，堅守史達林主義作風，蔑視人權，迫害異己，不但在國內喪失民心，而且也在國際輿論界惡名昭彰，屢受非議。八十年代後半期以來，由於戈巴契夫大力倡導「改造」(Perestroika) 和「公開性」(Glasnost) 政策，預想不到地引發一連串的互動，一方面帶動了東歐國家的變革，一股勢不可擋的民主化改革風潮，席捲整個東歐，使這個戰後有「鐵幕」之稱的地區煥然一新；另一方面促使東西方關係空前的緩和，由「相互對抗」轉變為「相互依賴」，而創造了一個甚為難得的和平與理性的國際條件。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面對這樣客觀形勢的發展，低估了東歐的改革衝擊，而未順應時代潮流，終被廣大民眾所唾棄。

羅馬尼亞共產黨 (Partidul Communist Român) 擁有三百八十萬黨員，是世界上僅次於中共和蘇共的第三大共產黨，佔其人口比例約百分之十七左右。① 一九六五年，齊奧塞斯庫以四十七少壯之齡接掌羅共總書記，一直很自負，以為他苦心孤詣所創建的權力結構，萬無一失，牢不可破。去(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羅共召開「十四大」，他又再度當選第六任羅共領袖，齊氏在該次大會中，曾自我吹噓一番，羅馬尼亞在他領導下「已取得重大勝利，並證明社會主義的力量」，② 他的政

註① *Der Spiegel* Nr. 47 (20. Nov. 1989), pp. 176-190.

註② 聯合晚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十一版。

府絕不容許任何反動勢力的行動。可是，證之這次的自發性革命，齊奧塞斯庫萬沒料到，他的政權却是那麼的脆弱，在「人民起義」的號召下，不堪一擊，立刻崩潰，弄得他走投無路，下場淒慘。東歐國家在改革進程上，何以唯獨羅馬尼亞發生了不幸的流血革命，並且整個政局的演變會是那麼急轉直下，沒有像其他東歐鄰邦那樣和平轉移政權。到底羅馬尼亞有什麼特殊因素導致一場自發性的革命爆發。本文擬就羅馬尼亞的革命背景，與未來之展望，略予評析。

二、羅馬尼亞的歷史背景

羅馬尼亞在東歐八個國家當中，其土地面積有二十三萬七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三百萬人（一九八九年統計），僅次於波蘭和南斯拉夫，排名第三位。作為蘇聯集團——華約組織和經互會成員之一的羅馬尼亞，因地理環境優越，故深具戰略意義。羅馬位於巴爾幹半島東北部，北鄰蘇聯，西北和西南分別與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接壤，南邊與保加利亞隔多瑙河為界，東瀕黑海，海岸線有二百四十五公里。羅馬境內平原、土地、丘陵和高原各佔三分之一。土地肥沃，適合農耕，是歐洲著名的穀倉之一。

最早居住在羅馬尼亞的是達基亞人(Dacia)，公元一〇六年為羅馬帝國所征服，其後數百年達基亞人和羅馬人逐步融合，至十世紀前後形成羅馬尼亞民族。「羅馬尼亞」(Romania)一詞即有「羅馬人的土地」之意。③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羅馬尼亞土地全部或部分先後屬於鄂圖曼帝國、帝俄和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範圍。一八六二年瓦拉幾亞和摩爾多瓦二個公國正式合併，改稱「羅馬尼亞」。一八七七年羅馬尼亞始獲得獨立，四年後稱羅馬尼亞王國。一九一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馬尼亞加入由法、英及其他國家組成的協約國，對抗奧匈帝國及德國。羅馬國想取得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波納特、布科維那和外西凡尼亞三省，因為有大量的羅馬尼亞人居住於此。待協約國獲勝後，羅馬國果然如願以償，收回前述三省。羅馬國的人口和領土比往昔增加一倍，疆域版圖首次達到完整的地步。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羅馬尼亞出現過君主立憲，於一九二三年通過一部適合時代潮流的憲法，各民族享有平等地位實行多黨制，自由黨派執政，推行土地改革，把貴族的所有土地分成小型農地，出售給農民耕種。⑤ 惟因當時國際情勢逆轉

註③ Hans Bergel, *Rumänien-Portrait einer Nation*, (München: Bechtle Verlag, 1969) pp. 35-60.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繼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後，法西斯主義抬頭，使羅國陷入動盪不安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國首先保持中立。一九四〇年十月，加入軸心國，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又轉而入同盟國對抗納粹德國。戰後，蘇聯紅軍乘機進駐羅馬尼亞，扶植羅共竊取政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迫使國王米查奧爾（King Michael）退位，宣佈羅馬尼亞為「人民共和國」。⑥五十年代末期，蘇聯紅軍撤回本國。一九六五年三月，齊奧塞斯庫上臺，改國號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根據羅馬尼亞官方的資料，目前居住在境內的各民族人口比例為：羅馬尼亞族約佔百分之八八點一、匈牙利族佔百分之七點九、日耳曼族佔百分之一點六，其餘為烏克蘭族、塞爾維亞族、俄羅斯族、猶太族、韃靼族、茨岡人等。⑦

戰後，羅馬尼亞雖然被赤化，但布加勒斯特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一直呈現貌合神離狀態。雙方關係的主要障礙，除了蘇共要以「老大哥」的姿態處處干預外，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密約中，蘇聯把羅馬尼亞一部分領土併入其版圖，改名為「摩爾達維亞共和國」，使羅馬尼亞人念念不忘這塊失土，也是主要癥結所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當喬治烏——德日（Gheorghiu-Dej）掌權時，羅國即有反蘇傾向。一九六二年，布加勒斯特當局已表明態度，認為「每個共黨國家應有足夠自主，去發展本國的經濟制度，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⑧為此，羅國大力推展工業，加強與西歐各國的經貿關係。一九六四年，羅馬尼亞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由公使級升格為互派大使。一九六五年三月，齊奧塞斯庫繼任羅國領導人以後，布加勒斯特的獨立自主外交更為明確，不再是以莫斯科馬首是瞻，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其一，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爆發後，蘇聯率華約集團宣佈與以色列斷交，東歐國家唯獨羅馬尼亞沒有跟進，一直和以色列保持友好關係。

其二，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率華約成員東德、波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進兵捷克，鎮壓當時舉世矚目的「布拉格之春」自由化運動，布加勒斯特不但嚴詞予以譴責，而且從此與華約組織保持距離，不再參加華約集團的實兵聯合演習或駐軍，僅參與參謀人員的沙盤作業。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布加勒斯特當局亦毫不保留的加以指責。

其三，六十年代中蘇共由意識形態的鬭爭，轉而中蘇邊界發生流血衝突以來，羅馬尼亞始終不偏不倚，沒有如同其餘東歐國家向莫斯科靠攏，而表現其獨立自主，齊奧塞斯庫甚至一直和中共保持密切的關係，直到他被推翻為止。

基本上，羅馬尼亞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來，其對外政策一向標榜嚴格遵守民族獨立與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不使用

註⑥ Ibid. pp. 61-80.

註⑦ Der Fischer Weltatmanach 1988,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7) p. 461.

註⑧ Hans Bergel, op. cit., pp. 185-204.

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脅、相互尊重和互利等原則。⑩ 羅國把全面發展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作為對外政策的中心，並能兼顧擴大與第三世界、西方國家的友誼。西方國家有鑑於羅國能夠在東歐獨樹一幟，基於戰略利益的考量，乃百般拉攏。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總統首途訪問布加勒斯特，這是美、羅兩國建交之後，美國元首第一次訪問羅國。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八年，齊奧塞斯庫也先後二次赴美訪問。一九七五年當福特訪問布加勒斯特時，美、羅簽訂雙邊經貿協定，華府給予最惠國待遇，而使羅馬尼亞繼南斯拉夫之後，從西方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不過，齊奧塞斯庫政權迫害人權的紀錄早有所聞，一九七五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在芬蘭召開，卅五國元首共聚一堂，簽署了「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羅馬尼亞對有關人權條款則持保留態度，沒有正式承諾。⑪ 八十年代開始，由於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人權團體，對羅國迫害人權的事實，有根有據，每年均有詳實的報告，因而使齊氏的形象在西方的輿論界惡名昭彰，成為衆矢之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就陷入低潮。尤其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之後，東西方的和解有重大進展之際，齊奧塞斯庫的「獨立自主」外交，已失去其利用價值，在國際社會自然更形孤立。

三、羅馬尼亞革命的背景因素

去（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掌權長達二十四年的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終於被推翻。這位在東歐最熱中搞偶像崇拜的史達林主義者，在他被槍決前一個月，也就是十一月二十日，在羅共「十四大」致開幕詞時還信誓旦旦地說，羅馬尼亞仍繼續堅守社會主義道路，而否定了橫掃東歐的民主改革，絕不會讓資本主義越雷池一步。齊氏並且肯定的宣稱，「羅國已取得重大勝利，並證明社會主義的力量」，他的政府絕對可以粉碎「帝國主義及反動勢力的任何行動。」⑫ 可是，這些話似乎猶言在耳，僅僅四個星期的光景，羅馬尼亞的局勢却完全改觀。由他建立起來的「齊氏王朝」，儘管實行鐵腕統治，其耳目遍及全國，控制極為森嚴，仍然經不起東歐民主化運動浪潮的衝擊，宣告瓦解。從羅馬尼亞的政治發展看來，導致齊奧塞斯庫政權崩潰的主因，大致可歸納下列四點因素：

第一，領導階層家族主義化，升遷管道不合理，中下層士氣低落。導致齊奧塞斯庫政權的崩潰，乃肇因於實行家族主義

註⑩ *Osteuropa* Nr. 8/89, pp. 746-759.

註⑪ *Ibid.*

註⑫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十一版。

的極權統治模式。根據資料顯示，齊奧塞斯庫一家人約有四十名大員盤據黨政軍要職，如齊氏之妻 (Elena Ceaușescu) 任第一副總理，其弟掌管三軍兼國防部副部長，其子 (Nicu Ceaușescu) 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兼青年部長。^②齊氏已屆七十一高齡，正有計畫地培植兒子接班，其妻政治野心甚強，喜歡搞個人崇拜，以「科學家」自居，並浪費公帑，大興土木，在布加勒斯特中心地區，興建所謂「共和之屋」，室內裝璜金碧輝煌，擺陳藝術品和古董，價值連城，另外還有廿一座行宮、四十一棟別墅、廿座狩獵農莊，極盡奢侈，幾可與封建時代帝王媲美。^③羅馬尼亞在這樣家族主義氣息濃厚的情況下，自然容易引起廣大民衆的不滿。再者，在這次「人民起義」的革命中，軍隊之所以臨陣倒戈，與民衆站在一起，也是由於許多中下級軍官，對齊氏的家族主義統治的直接反彈。一九八七年五月，戈巴契夫首度訪問布加勒斯特時，對齊奧塞斯庫的家族主義和治理國家方式，亦感不齒，曾毫不隱瞞地提出批評。

第二，內政採高壓措施，不容許有反對聲音存在，侵犯人權屢見不鮮。齊奧塞斯庫一手建立的情治系統遍及全國，特務武警享受特權，為所欲為。人民的行動毫無自由可言，沒有言論、新聞、講學等基本人權，即使買一部打字機都要向公安部門登記，並不准人民和外國人接觸。更不容許有反對力量存在，只要有反對聲音出現，均被各個擊破，趕盡殺絕，反對黨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去(一九八九)年春，有六位被革職的部長曾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齊氏下臺，立即被軟禁或折磨。再者，羅馬尼亞對待少數民族亦極端苛刻，對有意移民者，必須清償教育費用始得放行，每對夫妻要生育四個小孩，不許墮胎。^④凡此種種可謂暴政猛於虎。

第三，國家壟斷所有資源，特權階級揮霍無度，民生凋敝，人民怨聲載道，已到極點。羅馬尼亞在東歐八個國家當中，經濟狀況算是最差的一個。齊氏為了償還外債，不肯向西方資本主義低頭，乃於去年春天一口氣把一百一十億美元的外債還清。但布加勒斯特當局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作風，必須縮緊羅馬尼亞人民的腰帶，節約第一，使得民生物資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此外，國民經濟發展不均，人民生產意願降低。同時，美國已取消其最惠國待遇，歐市又相當程度的加以抵制，使其外貿呈現萎縮，影響國際收支。^⑤其中，最令人民無法忍受者，每逢冬天來到，能源使用處處限制，例如室內暖氣要在攝氏十度以下始能使用，並以每天五次為限，幾乎生活在匱乏與恐懼之中，人民當然怨聲四起，深惡痛絕。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工人就因不堪生活煎熬，曾引發三次暴動事件。這也顯示羅馬尼亞已潛伏不穩定因素。

註② *Der Spiegel* Nr. 52, (25. Dez. 1989) pp. 92-94.

註③ *Ibid.*

註④ 同註①。

註⑤ 同註①。

第四，受到東歐鄰邦民主化運動的衝擊。羅馬的革命，無疑地，亦受到東歐民主化改革浪潮的影響。齊奧塞斯庫在羅共「十四大」的會議中，曾大言不慚表示，他有能力抗拒席捲東歐的改革洪流，「黨不能放棄革命責任，不能將歷史任務讓給另一股政治力量。」^⑩三年前，當戈巴契夫大力推動「改造」和「公開性」政策時，齊氏曾一度企圖聯合東德、保加利亞、捷克，組織「反戈」陣線，但他的惡名滿貫，唯恐避之不及，未敢苟同。齊奧塞斯庫在抗拒民主改革的浪潮中，曾頻頻出招。首先，一九八九年八月，當波蘭出現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的政府時，羅馬尼亞曾在索菲亞召開的東歐共黨書記會議上，建議與會成員聯手推翻波蘭新政府，但立即遭到匈牙利的駁斥，莫斯科則更是袖手旁觀，不加干預。^⑪其次，席捲東歐的民主化運動，齊氏眼看其昔日盟友接二連三的一一垮臺，乃倡議召開國際共黨會議，共同檢討當前共產主義的危機。^⑫齊氏試圖力挽狂瀾，可是形勢比人強，他的鄰邦均一一趕上「改革列車」，不齒為伍。這位註定會走上窮途末路的獨裁者，最終還妄想掙扎，既然「近鄰」均告「失守」，只好找「遠親」，要求與中共携手合作，共同保衛社會主義。^⑬惟民主時代巨輪無可逆轉，是抗拒不了的。戈巴契夫在去年十月七日訪問東柏林時，曾強烈向東德領導人暗示，改革勢在必行，乃引俄國的諺語「遲疑者終必受罰」為借鏡。^⑭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共黨領導人均因遲遲未能展開改革行動，最終遭到被開除黨籍的命運，尤其齊奧塞斯庫的下場走上不歸路，最為淒慘。未料，戈氏一語真的應驗了。

四、羅馬尼亞革命的過程

羅馬尼亞這一場流血革命，其導火線是起因於十二月十六日晚在西部城市迪米斯瓦拉（Timisoara）的衝突事件。當時，一位著名的異議份子托克斯（László Tókes），因屢遭秘密警察無故毆辱，該市的居民聞訊趕到，企圖加以保護，導致人羣與安全人員形成對峙。在羅馬這種高壓政策的情況下，安全系統怎能容忍「聚眾示威」，而不聽從指揮，因此下令鎮壓，揭開了革命的序幕。根據有關資料統計，迪米斯瓦拉的這一場抗暴事件，約有一千至四千人慘遭殺害。^⑮由於迪米斯瓦拉

註⑩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版。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同註⑩。

註⑭ Der Spiegel Nr. 41, (9. okt. 1989) pp. 18-23.

註⑮ 同註⑩。

的流血衝突，事態頗不單純，齊奧塞斯庫政權欲蓋彌彰，除了下令關閉邊界，不許外國遊客入境外，並對所有傳播媒體嚴加檢查，封鎖新聞。齊氏甚至若無其事的，依照既定行程，前往伊朗訪問，但這次的德黑蘭之行他的妻子伊蕾娜並未隨行，同時，齊氏也縮短行程，匆匆返國。可見，這個邊城的偶發事件，萬沒料到，竟然敲響齊氏政權的喪鐘。

很明顯地，羅馬尼亞長久以來實行史達林主義式的恐怖統治，已累積可觀的「新仇舊恨」，如同壓力鍋隨時有爆發的可能，當十二月二十日迪米斯瓦拉地區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時，反齊奧塞斯庫獨裁的聲浪立即升高，抗議示威行動很快就蔓延到其他城鎮。齊氏自恃其安全部署極為嚴密，爪牙無所不在，還有把握控制大局。因此，在他從伊朗返回布加勒斯特後，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乃號召羣衆大會，試圖拿出他的看家本領，力挽狂瀾，以類似希特勒的煽動口氣，爭取人民的支持。可是，齊氏的魅力已江水東流，不再有吸引力，反而促使人民覺醒，乘機「起義」。從十二月十六日迪米斯瓦拉流血衝突開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軍隊倒戈，支援「人民起義」爲止，僅僅一個星期之間，這個以保衛「社會主義」自居的東歐堡壘，却出人意外地快速崩潰，而叱咤羅馬尼亞政壇四分之一世紀的齊奧塞斯庫夫婦亦難逃一劫的噩運，於耶誕節當天經軍事法庭速審速決，結束了「齊氏王朝」的統治。

齊奧塞斯庫政權被推翻之後，由羅共改革派和知名異議人士共同組織的「救國委員會」（亦稱「民族自救陣線」或「救國陣線」），宣佈接掌政權。隨即發表十點改革計畫，藉以收拾殘局，挽救危機。②其要點計：

1. 建議一九九〇年四月舉行自由選舉。
2. 揚棄共黨領導地位。
3. 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號，改爲羅馬尼亞。
4. 釋放所有政治犯。
5. 人民自由出國旅行。
6. 解散安全部隊和秘密警察。
7. 審判前共黨官員。
8. 草擬新憲法。
9. 放寬墮胎法。
10. 停止汽油、燃料和食物配給。③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聯合晚報，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十版。

「救國陣線」主要成員，包括有前外長曼內斯庫 (Corneliu Manescu)、拉切努 (Mircea Raceanu)、布魯坎 (Silviu Brucan)、羅曼 (Petre Roman)、馬其魯 (Dumitru Mazilu) 和伊利斯庫 (Ion Iiescu) 等三十九人。這些成員當中，如曼內斯庫、拉切努等人均擔任過部長，因敢批評齊氏的獨裁作風，而遭革職。去年三月，即有六位卸任部長挺身而出，聯名發表公開信要求齊奧塞斯庫下臺，但都遭到軟禁回報。^② 伊利斯庫現年五十九歲，少年得志，在六十年代末期曾得齊氏垂愛，擔任過青年部長，一度被視為是齊氏的可能接班人選。但七十年代初失寵，被趕出羅共中央委員會。據稱，伊利斯庫五十年代在莫斯科接受教育，與戈巴契夫熟識，他在二年前又公開露面，對齊氏的不當，直言無諱。^③ 爲了羅國整個國家機器繼續保持運作狀態，「救國陣線」乃推舉伊利斯庫出任臨時總統，馬其魯任臨時副總統，羅曼任內閣總理，其他閣員都學有專精，一時之選。在「救國陣線」之下另設立一個十一人的「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有學生和工人代表，伊利斯庫擔任主席，馬其魯任第一副主席。這個執委會在治理國事上擁有最高決策權。執行委員會之下還設有掌管人權、憲法、外交、經濟、重建、少數民族事務及其他事務等組織。^④ 目前羅馬尼亞雖有臨時政府，但「救國陣線委員會」擁有最高權力，既可立法，又可推舉總理，相當國會的常設機構。

由「救國陣線」所領導的臨時政府，其政策取向自然與齊奧塞斯庫政權時代大相逕庭，始能更具吸引力，而獲得羅馬尼亞人的信任和支持。「救國陣線」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接管政權後，除了發表上述十點改革綱領外，又陸續提出一些較具體的改革措施。效舉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 肯定政治多元化：開放政黨，其條件必須具備 1. 擁有二百五十名以上成員。2. 說明黨部所在地。3. 經費來源。4. 黨章和政治綱領。然後即可向布加勒斯特司法當局申請，五天內核覆。如被駁回，申請人得向最高法院上訴。^⑤ 惟提倡法西斯主義或威脅法律和秩序的團體，則予以限制。

(二) 容許有限度的私有制：臨時政府正式宣佈，農民居住房和周圍土地爲農民私有財產；農民得出售在租用地生產或飼養的產物。這乃重建過去所禁止的概念。^⑥

(三) 維持行政和司法的中立：規定國防、內政、外交、司法檢查及廣播電視等部門之工作人員，不得隸屬於任何政黨。

註②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一版。

註③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7, 1989, p. 6.

註④ 聯合晚報，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四日，第十版。

註⑤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第十六版。

註⑥ 臺灣時報，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二日，第十版。

(四)宗教信仰自由：過去齊奧塞斯庫統治時期，不容許任何宗教活動，幾乎所有的教堂或被拆除，或關門。現在所有宗教儀式得自由舉行，電視甚至還轉播東正教聖誕節彌撒。

(五)其他基本人權：保障講學與遷徙自由，排除馬列主義教條；准許自由出入境，過去逃難羅馬尼亞人可以隨時返國；可以持有外幣；解除與外國人接觸的禁令等等。

從羅馬尼亞的革命過程觀之，基本上顯示了下列幾個特點：其一，這顯然是一次自發性的革命。根據法國外長狄馬(Roland Dumas)的透露，羅馬的革命係「有計畫之政變」，「救國陣線」早在六個月前即已成立，據傳蘇聯情報當局也知道此項原委。但「救國陣線」主要成員布魯坎和羅曼均堅絕否認該項報導，莫斯科也宣稱毫不知情。^②從羅馬國政治情勢加以研判，要策動一次政變可能性不大，因為反對勢力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反齊」人士頂多只能暗中相互連繫，其力量不足以推動一場政變。其二，齊奧塞斯庫不得民心，像過街老鼠，除之而後快。當齊氏政權血腥鎮壓廸米斯瓦拉抗暴行動時，東歐共黨同聲譴責，南共和匈共甚至還宣佈與羅共斷絕關係。^③其三，歐洲國家皆大歡喜。當革命進程遭遇安全部隊頑強抗拒時，美國和法國等西方主要國家都表明態度，支持莫斯科進行干預。等到革命成功之後，東西歐不分彼此，不但立即承認新政府，而且紛紛伸出援手，慷慨解囊，予以救援。其四，國際傳播媒體如「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臺」和「英國廣播公司」，以及匈牙利電視臺提供正確資訊，貢獻良多，大部分羅馬尼亞人都承認，他們從西方的廣播獲知許多東歐鄰邦的改革現況，而鼓舞了他們的士氣。其五，羅共潰不成軍，名存實亡。在這次革命中也掀起了反共浪潮，人人指責共黨的一切勾當，要求禁止活動。擁有百分之十七人口比例的羅共，在齊氏垮臺之後，這個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儘管臨時政府未公佈命令取締，仍可合法活動，但却消聲匿跡，不敢露面。未來羅國政壇將由傳統政黨自由黨和農民黨瓜分天下。其六，在這次革命中，軍人、知識份子、學生和工人大聯合，其中學生的角色甚為突出，對「救國陣線」起了制衡作用，監督新政府加速改革進程。

五、結論：羅國未來展望

綜觀羅馬尼亞這次革命，有二項事實特別引人關注：第一，效忠齊奧塞斯庫的安全部隊強硬頑抗，造成嚴重傷亡。根據稍早的資料統計，約有六萬人在這次革命中喪生。後來臨時政府修正為一萬人左右，其餘五萬人則是在齊氏統治期間被殺害

註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第三版。

註③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三版。

。②可見，這一次的流血革命損失慘重，與捷克的「溫和革命」竟是天壤之別。第二，「救國陣線」的合法性問題。目前掌理羅馬大政方針的「救國委員會」倉促成軍，剛成立時只有卅九人，現在擬擴大，包括來自各省代表，將增至一百五十人。但這些成員均非選舉產生，有私相授受之疑，雖然該陣線領導人一再表明，「救國陣線」不是一般政黨組織，但最近又宣稱，把四月大選延至五月廿日舉行，「救國陣線」將推薦代表參加選舉，「救陣」這種舉措未免令人難以信服。

不過，羅馬尼亞革命所帶來的訊息，至少具有下列三點啓示意義：

第一，史達林主義已不合時宜，威權恐怖的統治方式，已嚇阻不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

第二，軍隊是保護人民利益，而不是共產黨欺壓人民的工具。中共的解放軍應自我反省，引以為鑑。

第三，共黨政權理性和平轉移，乃正確之途，符合全民利益。同時，共產黨也必須改變體質，始能適應民主潮流，否則終將被人民唾棄。

未來羅馬尼亞的發展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將可邁向民主法制國家的行列。羅馬新政府已正式宣佈更改國號為「羅馬尼亞」，刪除「社會主義共和國」字眼，並準備在五月二十日舉行首次自由選舉，實行多黨民主。預料羅馬尼亞將如同東歐鄰邦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可順利過渡到民主法治體制。因為羅馬等於是一次革命，舊體制被拋棄，其重建較為容易，沒有包袱，一切可以重新建立。再者，新政府為贏得民心，不致抗拒民主潮流，而且也必須與舊政權劃清界線。為此，新政府的改革空間，比其他東歐國家來得寬廣，較容易推動。

至於羅馬未來亟待解決的兩大課題：其一，經濟問題：齊奧塞斯庫政權留下一個爛攤子，千瘡百孔，一時之間要加以克服，實非易事。其中民生用品極為短缺，新政府必須滿足人民日常消費品的需要，否則又將引起民怨，對臨時政府失去信心，容易滋生事端。其二，內政問題：羅馬尼亞由獨裁專政一下子走向民主法治。四十年沒有民主生活的經驗，會不會重蹈德國威瑪共和國的覆轍，政黨林立，影響政治的穩定。再者，效忠齊氏殘餘力量，會不會東山再起，破壞社會秩序。凡此種種，有待臨時政府的智慧，以及羅馬尼亞人的造化，去共同挽救危機。

（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廿日完稿）